

#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作品  
61



这样就分手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曾说过，他是那种不到戏完场是不肯罢手的人，没想到情势一急，各人还是只顾各人的事了。

亦舒

## 薔薇泡沫

中国戏剧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舒作品集. 第3辑 / (加) 亦舒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4

ISBN 7-104-01597-3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加拿大—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880 号

---

亦舒作品集(第3辑)

作者: 亦舒

责任编辑: 黄艳华

策 划: 林 飞

装帧设计: 林红云 侯伟琼

出 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

联系电话: 010 - 62127285

印 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0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4-01597-3/I · 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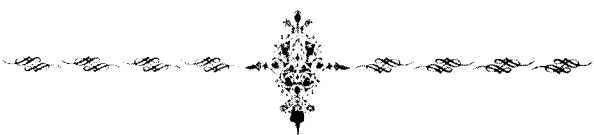
定 价: 240.00 元(全套 20 册)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 亦舒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掀起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亦舒热潮”。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天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 亦舒作品集

## 第一辑



假使苏西堕落

邻室的音乐

直至海枯石烂

一段云

风满楼

我爱我不爱

忽尔今夏

黑羊

玉梨魂

如今都是错

寻芳记

花解语

珍珠

曾经深爱过

银女

生活之旅

弄潮儿

在那遥远的地方

心之全蚀

西岸阳光充沛

绮色佳

亦舒



朝花夕拾

灯火阑珊处

一千零一妙方

美丽新世界

两个女人

独身女人

承欢记

如何说再见

纵横四海

小宇宙

真男人不哭泣

叹惜桥

星之碎片

寂寞的鸽子

拍案惊奇

风信子

野孩子

美娇娘

不易居

变形记

三个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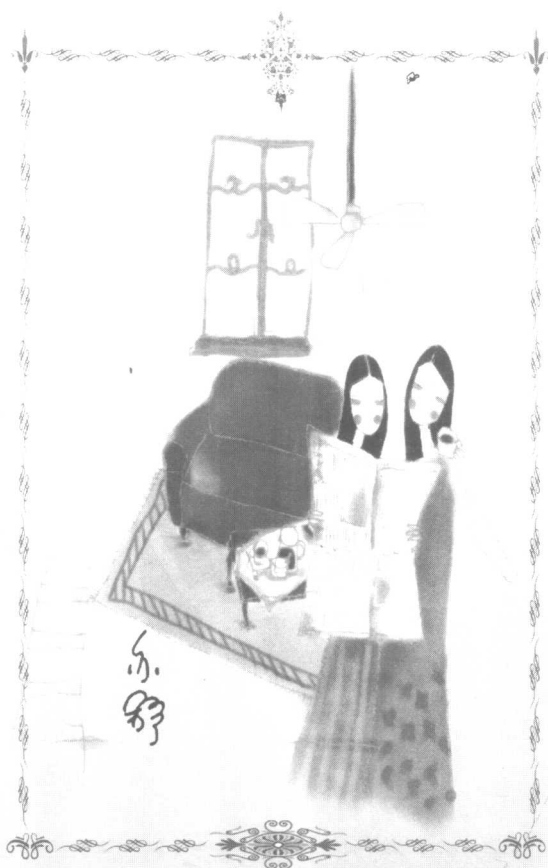
可人儿

我丑

家明与玫瑰

# 亦舒作品集

## 第二辑



绝对是个梦

天上所有的星

这双手虽然小

艳阳天

印度墨

寂寞的心俱乐部

幽灵吉卜赛

蝉

只有眼睛最真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小人儿

老房子

一个女人两张床

故园

如果墙会说话

不羁的风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蔷薇泡沫

我答应你

五月与十二月

心扉的信

一把青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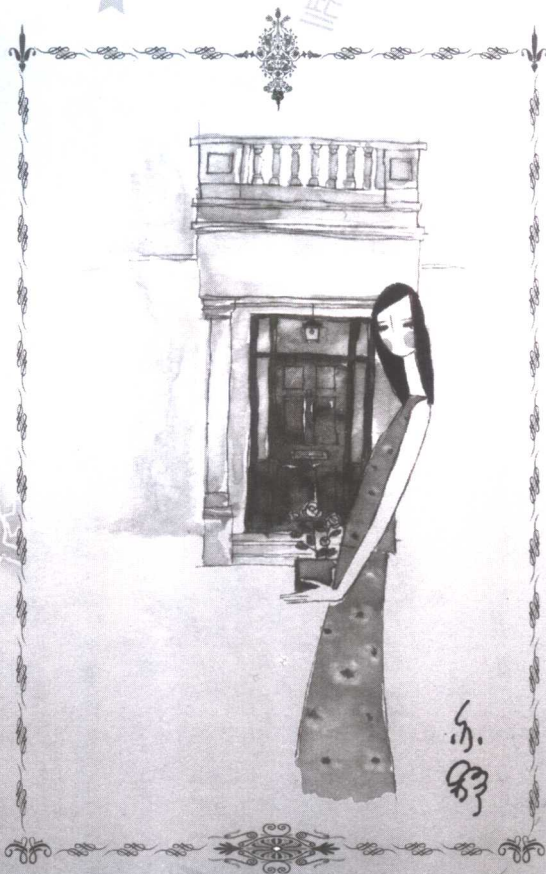
一点旧一点新

雨花

月亮背面

迷迭香

天秤座事故



明年给你送花来

错先生

等诗

花裙子

今夜不

紧些再紧些

绝对是个梦

蓝这个颜色

烈火

七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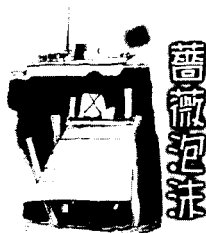
# 亦舒作品集

## 第三辑





蔷薇泡沫



我穿着泳衣，躺在长条木板的小型码头上晒太阳，黄昏的阳光照在肩膀上，觉得温暖舒服。这真是美妙的假期，我想。

那只叫“莉莉白”的游艇，仍停在湖中。

昨日我听到洋汉朝我吹口哨的声音，今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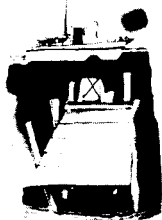
我可以看到游艇甲板上有人走来走去，我眯着双眼，湖两边鸟语花香，多么好的风景，我是否应该嫁给史提芬呢？

就在此际，我看到“莉莉白”号像一只模型船被捏碎一般，迸散开来，电光石火之间，化为一片火海，几乎是一两秒钟间，就听到轰隆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强烈的热气浪向我侵袭，乌烟火舌把整艘游艇吞没，一切化为乌有，碎骸被炸出老远，有些就落在我身边，打中我身体，发出疼痛。

我惊得呆了，非但没有伏下，反而站起身子来。

木条码头被震得上下浮动，我几乎站不稳，此时，有人捉住我双足，我蓦地尖叫起来，低头一看，那双手全是血，人头！一个人头冒出水面，微弱地叫：“救命！救命”

安徒生的童话：



人鱼公主在十五岁生日那天浮上海面，在暴风雨中救得一个王子。公主爱上王子，求女巫将她变为人，忍痛吞下哑药，长出双足，人鱼公主结识了王子，但王子并不知道，她是他的救命恩人。

在一个夏日的夜晚，王子将与邻国的公主结婚，人鱼公主的姊姊来找她，递予她一把尖刀，说道：“快，快，在天亮之前，将王子杀死，回到海底来，恢复长生不老的人鱼身份。”

人鱼公主握住尖刀，哭了一个晚上，终于不忍杀死她所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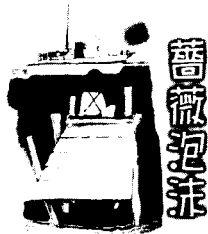
天亮了，她化为蔷薇的泡沫，消失在天空中。

我一直喜欢这个故事。

史提芬说我：“28岁的女人了，尚不肯面对现实。”

史提芬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很好的男孩子，但不是可以结婚的那种，他喜欢无忧无虑的日子，做一点点工作，维持朴素简单的生计，他在英国湖区一间中学教书，过着神仙般生活，但连手表都买不起。

这次我趁着假期前去探访他，带着一只



米奇老鼠手表，价值港币 38 元。

他到火车站来接我，我们拥抱良久。

“你好吗，老史，你好吗？”

“你呢？你快乐吗？”

我叹口气：“老史，你怎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问及如此复杂的问题？”

“什么！你仍然不快活，你有什么理由不快活？”他朝我直瞪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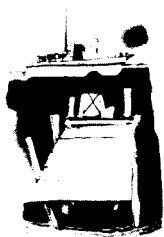
“我所有的忧虑，只有耶稣知道。”我也向他瞪眼。

“嘿！听听看，”老史舞动着双手，“这个女人，月薪一千镑，得闲到湖区来逛，转头又到巴黎购买新装，可是就爱发这种牢骚，请问你怎么受得了。”

我白他一眼。

我上了他的老爷车，走一步退三步地到了他的居所。

简直只会在童话中发生：花圃里一行行黄色的洋水仙与紫色的鸢尾花，一行粗壮的梨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碎花，风吹上来，花瓣与粉蝶齐齐飞舞，白色的斜屋顶，透剔的玻璃窗……而且这所房子就在湖的旁边，碧蓝的天空，浅紫的湖水，风帆默默，真情如风



景名信片一般。

我傻了眼，“哗，老史，你敢情做了神仙了你了。”

他得意地说：“怎么样？就差没小鹿斑比来向你问好呢。”

“朝这里走十幢房子，就是绥斯渥夫的故居。”老史说。

我长叹一声，放下行李。

“打算在我这里住几天？”老史问。

“七天。”我说。

“嫁给我，你可在这里住一辈子。”他说。

我在窗口看出去，颇为心动，为什么不呢，此处无案牍之劳形，无丝竹之乱耳，就这么一辈子了……。

“如何？”他的手搭在我肩上。

我抬头看他，“就这样？对住一幅风景图片过30年，为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为什么不！你期待着什么？”

我亦不知道。

我打开衣箱，老史扬出我的衣服来。

“狄奥的内衣，貂皮大衣……你就为这些做奴隶？”老史问。

我板起脸，“你太没礼貌了。”



“香港女人，我不明白你们。”

我不出声。

“你已经 28 岁了。”老史说。

我知道。

“大学一年时我已向你求婚，”他温和地说：“到现在已经九周年纪念。你还去不够舞会？用不够锦衣美食？愁眉苦恼地赚了来，愁眉苦恼地花了去，为的是什么？”

我躺床上说：“为市面繁荣。”

他笑。

我翻了一个身，“为自虐。”

“何苦来？”

“这是香港作风。”

“那么别做香港人。”

我烦恼地说：“我明明黑头发黑眼睛，不做香港人，你让我做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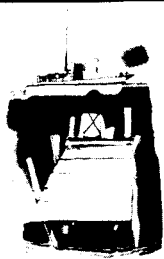
“你又来了。”

“老史，你别等我，你就随便找个人结婚吧。”我搔搔头，“我一无可取……”

“够了够了。”他吻我的脸。

“老史，我是不会与你结婚的。”

“别说得那么决绝，”他吻我的耳珠，“说不定过一阵子，你会前来巴巴地求我呢。”



我微笑。

“好好利用你的假期，休息一下，再回去搏杀，祝你早日再升一级，抱着枕头与奖章做老姑婆。”

“老史，你好不刻薄。”

“名流是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人的。”他扮个鬼脸，“你太活泼太有思想，人家要的是洋娃娃……”

我一个枕头摔过去。

“你累了，”他笑道。

与老史在一起，犹如与兄弟一般，我喜欢他这个伴。

“嫁给我。”他说。

“到香港来，”我说。

“我怕香港多过爱你，”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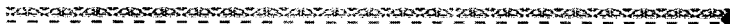
所以我一直没嫁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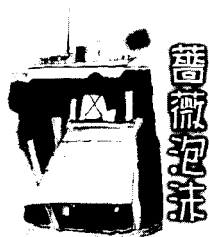
我已经习惯了香港，人踩我，我踩人，穿着漂亮名贵的衣裳挽着鳄鱼皮包开着跑车挤着交通出去搏杀，下了班轧俱乐部夜总会，周末坐游艇学开飞机听音乐会与名男人约会。

我拒绝我也不能再过清静简陋的生活。

老史问：“你的薪水加到多少了？”

“刚够花。”我木着脸。





“朝老板眨眨眼不就可以加了？”他笑着说，“你爱加多少薪水便加多少。”

这么容易。我两手叠在胸前，不出声，有这么容易吗？

我有数星期的时间来思考前途问题。

当务之急是换了泳衣到温德米尔湖畔去躺着晒太阳。

我跟老史说：“走吧。”

“把我当小白兔？我不去。”他赌气。

“你不去在家干吗？”

“改卷子。”

“嘿！”

我自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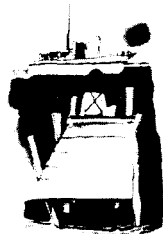
躺在长条木码头上，铺块毛巾，我听到洋人对我吹口哨，于是微笑。我将眼睛张开一条缝，看到一只白色的小游艇，约三十余尺长，上书“莉莉白”号。

太阳在我背上温暖温暖，一只强壮的手按在我肩上，我跳起来。

“喂，是我。”老史的声音没那么好气，“吃饭了，你在这里都快烤焦了。”

我懒洋洋地：“有人朝我吹口哨呢。”

“得意得那个样子！”他说。



我们结伴回家，他已煮好了晚餐。

我笑说：“婚后你就不会如此服侍我了。”

我将米奇老鼠表取出送他。

“啧啧，这算是订婚礼物吗？”他问。

“这顶适合你，你是他们其中之一。”我说。

“去你的。”他说，“你才藉童话及卡通生存呢，哼！”但他开心地戴上了那只表。

啊，跟老史在一起是快乐的，这么可爱的男人，我何必要将他变成一个丈夫。

我何必要将老史变成一个丈夫，以柴盐油米酱醋逼得他无立足之处？我有赚钱能力，不必做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半夜自梦中惊醒，大叫。

老史扑过来，“什么事？”

我怔怔地：“梦见我老板对着我吼。”

他没好气，“你自己喜欢这种生活，我有什么法子？”他朦胧间只穿一条内裤。

我笑了，吹一下口哨。

他喃喃道：“这年头的女人……简直叫人不敢娶老婆。”他生气而难为情地回房去。

我点起一支香烟，静静地吸。

可爱的孩子，体贴的丈夫，安乐的生活，